

回望2010 戏曲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十年来,戏曲工作者为繁荣戏曲艺术作出了种种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不断增加了艺术的积累。“优秀保留剧目”应是201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2009年文化部举行了优秀保留剧目评奖,并在2010年进行了全国巡演,这一“导向”产生了积极影响。人们更加重视保留剧目的意义,并把能否保留作为选择剧目的一个重要标准,把剧目的保留作为艺术生产的重要方向。

不同题材的剧目都可能成为保留剧目,关键是要有较高的艺术质量,要有较持久的艺术魅力。只有不断地创作出新的优秀剧目才可能使保留剧目不断增加。

获得优秀保留剧目奖的戏曲共9部。其中改编传统剧目3部:京剧《盘丝洞》、《三打陶三春》、莆仙戏《春草闯堂》;新编古代戏3部:越剧《五女拜寿》、京剧《钟馗》、闽剧《贻官记》;现代戏3部:吕剧《苦菜花》、川剧《金子》、眉户《迟开的玫瑰》。它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巡演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说明不同题材的剧目都可能成为保留剧目,关键是要有较高的艺术质量,要有较持久的艺术魅力。评论界对保留剧目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我个人认为,雅俗共赏是作品能够保留的一条重要“秘诀”,如《春草闯堂》故事性、喜剧性很强,同时人物又很有典型性,对封建官场、世态人情的剖析非常深刻。《五女拜寿》是新编古代戏,人物有历史根据,但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民间的伦理道德的张扬。3部现代戏的创作都是追求精致的,语言文学性强,表演也经过提炼,同时它们与群众的审美需求又很贴近。

许多院团前些年获得各种奖项的剧目不再“刀枪入库”,而是继续积极加工,精益求精,争取更好的成绩和能够长期演出。如豫剧《村官李天成》、《常香玉》、《香魂女》、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九斤姑娘》、《李慧娘》、楚剧《大别山人》、吕剧《画龙点睛》、北路梆子《黄河管声》、滑稽戏《顾家姆妈》、陇剧《官鹅情歌》、黄梅戏《风雨丽人》、婺剧《梦断婺江》等都在做锲而不舍的努力。大家又重新审视自己创作的剧目,看哪些具有保留的价值。2010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国家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国家京剧院演出的5台剧目中有4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和改编的保留剧目。据报道,淮剧《马陵道》13年后再次在上海亮相。这是因为人们看到这部作品有历史穿透力,也有现代意义(《上海戏剧》2010年第12期)。江苏8年打造越剧《柳毅传书》。该剧首演于上世纪50年代中叶,曾在20多个大中城市巡演,近年又多次修改,努力提高艺术质量(《剧影》2010年第4期)。山东省京剧院的京剧《石龙湾》已演出15年,通过演出这一剧目培养和成就了许多年轻演员(《中

向传统的长河注入活水

□安葵

国文化报》2011年1月5日)。

有一段时间大家只重视原创,忽视剧目的移植;对保留剧目的重视使人们重新注意到移植剧目的作用——它是丰富上演剧目、保留和推广优秀剧目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前愿意移植剧目的多是基层剧团,所移植的剧目也多是通俗的、故事性强的“叫座剧目”、“吃饭戏”,而近年一些省市级的剧团也重视了移植工作,一些演出难度较大、获得大奖的“精品剧目”也被许多剧团移植。如兰州市秦剧团移植了《曹操与杨修》,山西省晋剧院、太原市实验晋剧院和北路梆子剧院等移植了《金子》、《华子良》、《画龙点睛》、《迟开的玫瑰》等剧目。他们结合本剧种的特点,在移植中又有新的创造。上海戏剧学院青年京昆剧团移植了川剧《死水微澜》,拓宽了京剧艺术表现题材,在京剧艺术形式上也有所创新。

当然,重视保留剧目不是不要进行新的创作,恰恰相反,只有不断地创作出新的优秀剧目才可能使保留剧目不断增加。现在的优秀保留剧目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都是前些年创作成果,是创作的“有效积累”。戏曲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新的优秀保留剧目是向这条河里注入的活水。只有不断注入新的活水,这条河才不会枯竭。

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独特性,能与广大观众感情相通,应有浓郁的地域性和鲜明的剧种特点,同时也可以为其它地区的观众接受和喜爱,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有所创新。

有多部前几年创作演出的作品,在2010年的舞台上继续绽放异彩。如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描写上海教授孟冰茜支援西北安家西安后的情感和心路历程。写出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戏剧家刘厚生说,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一个人的社会角色重于乡土观念”。而由于作品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的“乡土情结”(这“乡土”是比西北要发达得多的上海)与“社会角色情结”之间的矛盾纠葛,所以许多年轻观众也被作品深深感动。

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独特性,同时又能与广大观众感情相通。如福建京剧院演出的《北风紧》描写宋金战争期间,宋朝的文人施宜生因科举落第,流落金国,却被金国的公主招为驸马,并官至尚书。金国派他为和谈使者但暗中却派人刺探军情,施宜生出于爱国情怀,向宋朝暗示了金国将发动进攻的消息,但这样却造成金军惨败、大将卒“阵亡”的结果,使他成为罪人。施宜生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他性格的悲剧。这种境遇是独特的,但由于作品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情感煎熬,因此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优秀的作品应有浓郁的地域性和鲜明的剧种特点,同时也可以为其它地区的观

众接受和喜爱。评剧是流行于北方的戏曲剧种,曾昭娟主演的《寄印传奇》具有浓浓的评剧味,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在广州演出,随后又到武汉演出,都受到观众的欢迎。武汉大学还为该剧召开座谈会,师生热烈评论该剧的得失,畅谈自己的感受。曾昭娟高兴地说:“我发现我们这个北方剧种在南方也是相当受欢迎。”(《戏剧之家》2010年6期)同样的,福建剧作家郑怀兴为山西太原市实验晋剧院创作的《傅山进京》在广州的中国艺术节上也引起热烈反响。一位山西的创作者说:“山西的晋剧竟然在南国的舞台如此轰动,说明了这部作品的内涵和实力不同凡响!”“于是,我羡慕,我遗憾,我‘嫉妒’,如果这个剧本出自我们创作中心无论哪个创作者手中那该有多好呀!”(《三晋戏剧》2010年第2期)这说明,杰出的作品对创作可以起到带动作用。

优秀的作品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有所创新。评剧《我那呼兰河》是根据萧红小说改编的,表现东北农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的痛苦与反抗。经过编剧黄伟英、导演查明哲和主演冯玉萍等的再创造,通过强烈的舞台节奏和一个个精致的舞台处理,使程式化和生活化得到更高层次的结合,不仅表现出生命的诗意,也展示出人物内心深处的壮丽和高贵的尊严。因而作品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也具有了人们努力追求的“现代性”。青年观众看后说:“原来评剧是这样的,好看、好听、震撼,荡气回肠,柔情万种。”(《中国戏剧》2010年第10期)

剧作家和艺术家越来越重视对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对神秘和意境的追求,并在作品中有突出的体现。如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超越了写农民打工、妻子留守这种社会问题和生活的表面,而着重抒写了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韵味。越剧《唐魂》表现的是一人们多次演绎的历史题材,但越剧的演出除了才子佳人的越剧味道外,更多了几分雅致。越剧老艺术家袁雪芬曾说,越剧有两个奶娘,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昆曲。《唐魂》的创作者更自觉地向昆曲学习,同时在人物的身上又渗透着一种现代的精神,所以很耐人品味。

以上只是举出少数的例子,还有许多作品在舞台上演出的时间还不长,但已显出自己的特色。如晚剧《苦乐村官》、花灯戏《梭罗寨》、歌仔戏《蝴蝶之恋》、越调《老子》、河北梆子《女人九香》、湘剧《古画雄魂》、京剧《响九霄》、《下鲁城》、高甲戏《阿搭嫂》、豫剧《大明贤后》、潮剧《东吴郡主》、《贻官记》、吕剧《大唐黜官记》、花鼓戏《老表轶事》、闽剧《别妻书》、琼剧《下南洋》、山歌剧《桃花雨》、越剧《烟雨青瓷》、《一缕麻》、《梅花谣》等,都蕴含着值得重视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经过继续加工提高,它们中的许多剧目应能在舞台上保存下来和流传开去。

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营养,才能历久弥新,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对于戏曲艺术来说,继承和革新是一个长久的话题。现在已有上百个戏曲剧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们的历史长短不同,生存状况也不尽相同,但都需解决保护继承与革新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海昆剧团演出的《长生殿》在艺术节上被评为“文华大奖”,体现了昆剧人为传承昆曲艺术作出的努力,和这种努力受到大家的认可。继昆曲、藏剧、粤剧之后,京剧也于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使京剧人更感责任重大。上海京剧院院长孙晔认为,“我们的文化生态十分严峻”,“修复生态,重建民族文化是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当前的多元文化格局下,京剧要努力“全面突围”(《艺术通讯》2010年第9期)。在各京剧院团的演出剧目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和发展态势。他们一面认真加工提高原有的保留剧目,一面创作演出新戏,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如上海京剧院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之后,又对《成吉思汗》反复加工。国家京剧院在加工、提高优秀传统剧目的同时,创作演出了引人注目的《曙色紫禁城》。各地的京剧院团在编演新戏时,也都有拓展京剧表现能力和艺术魅力的想法。如武汉京剧院的《生活秀》和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的《飘逸的红纱巾》,都在京剧现代戏创作上有了新的探索。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浙江京剧院的《藏羚羊》把童话故事与武功结合起来。陕西省京剧院的《风雨老腔》让老腔演员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在京剧的唱腔中糅进老腔,使京剧能更好地展现关中风情。甘肃省京剧院的《丝路花雨》吸收了舞剧的元素,用京剧诠释敦煌文化。而浙江京剧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共同创作演出的实验京剧《王者俄狄》则着意探索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他们的这些探索显然不是由于少数专家评委的影响,而是出于对京剧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存和发展的理解。京剧要保护传承,也要革新发展。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营养,才能历久弥新,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京剧如此,更年轻的剧种恐怕也应该如此。

上千年的戏曲艺术长河从古代流到今天,有时汹涌澎湃,有时也水落滩浅,但它始终没有断流,没有枯竭,这就是因为,各个时代都从四面八方的山峦沟涧向这条长河注入活水。千百年来,它浇灌着北方的黑土、南方的红土,滋润着各族人民的心田。今天,我们要保护好这条水源,并不断注入新鲜的活水,使它能继续浩荡向前。



献礼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向「两弹一星」元勋致敬

本报讯 1964年10月16日,在罗布泊中心,升腾起一片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世界为之震撼。1967年6月17日,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其中的一个太阳是中国人造的,东方一声巨响,氢弹响在了法国人前面。1970年4月23日,蛟龙升天,一颗龙珠遨游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把《东方红》乐曲唱响在茫茫宇宙间。中国,终于以“两弹一星”奠定了大国地位,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在今年几十部献礼大剧中,央视敲定由浙江长城影视传媒集团出品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首部建党90周年献礼剧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歌颂了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两弹一星”元勋的无畏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对“两弹一星”事业的支持。该剧是长城影视传媒集团继《红日》、《东方红》、《旗袍》等多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播出后,再次精心打造的、由一级作家张锐勇和王彪历经三载合作完成的一部电视剧作品。剧中汇聚了唐国强、陈建斌、孙维民、马晓伟、申军谊、蒋林静、王伍福、郭连文等一批知名演员,并联合广东南方电视台、吉林卫视、宁波电视台等联袂摄制。(骆烨)

百名非遗传承人在京展技艺迎新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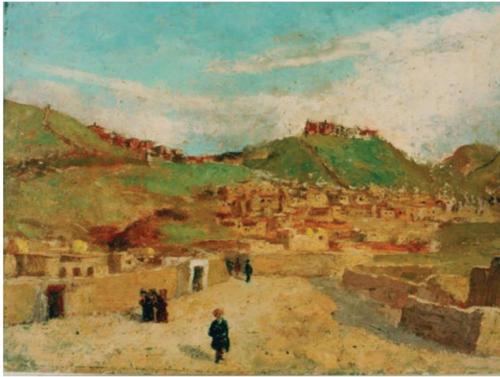
本报讯 为了贯彻落实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七部委《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的要求,在2011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的节日——百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迎春展示活动”在北京金源新燕莎MALL、北京市百货大楼、朝阳大悦城和国瑞城购物中心等大型商场进行。该活动由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此次迎春展示活动选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100个与民众年节文化密切相关的项目,如河北蔚县剪纸、天津杨柳木版年画、北京灯彩、山西闻喜花馍等,由百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其精湛技艺并销售作品。主办方在春节前夕选择在首都各大商场举办迎春展示活动,是为了挖掘节日的文化内涵,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增进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让人们将绚丽的剪纸、生动的年画、多彩的灯笼与温馨吉祥的祝福一起带回家,红红火火地喜迎新春。

我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全社会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日益关注和重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雪顿节、傣族泼水节等27个民族的49个传统节日分别列入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大批与传统节日密切相关的项目如年画、剪纸、花炮制作技艺、灯彩制作技艺、风筝制作技艺等也分别列入了国家级名录中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类别。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开展此次迎春展示活动,组织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首都各大商场展示精湛技艺,并制作销售其精美作品,是推进生产性保护的一种积极的方式,对于弘扬传统的节俗文化,继续保护和发挥春节等众多传统节日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任晶晶)

中国美术馆推出50年捐赠作品大展



玉树(油画) 1944年 吴作人作

本报讯 辛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中国美术馆精心策划筹办的“中国美术馆50年捐赠作品大展”26日隆重推出,为欢度春节的观众奉献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新年贺岁艺术盛宴。

此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从历年的捐赠中遴选出89位有代表性捐赠者的800多件作品,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漆画、素描、漫画、民间美术等。此项展览的策展理念独具一格,展品精心挑选,展览布局也与一般展览有明显区别。由于捐赠作品众多,即便动用全部展厅也难以容纳十分之一,因此每位捐赠者只能选出数件作品展示。展览以捐赠年代为主线展开,突出了捐赠者的主体,佳作荟萃、精彩纷呈。既有八大、石涛、仇英、沈周等人的精品;也有潘天寿、赵望云、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等人创作的佳作。油画有从第一代画家王悦之、陈抱一、潘玉良到第二三代画家吴冠中、朱德群、靳尚谊、林风、苏天赐、苏高礼等的上乘之作。漫画有华君武、张乐平、廖冰兄等人的重要作品。展出的民间美术作品出自王树村等人的捐赠,门类丰富。

据介绍,此次展品中年代最早的是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卷》。苏氏画作存世仅两件,这件作品为《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捐赠。展览持续至2月26日,其中2月3日至9日向公众免费开放,观众可提前预约参观。(任晶晶)

回望2010 高雅音乐

在今天的中国,欣赏一场高水准的高雅艺术的演出已经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困难。曾几何时,国内观众曾经过着一年盼一位顶尖大师,两三年盼一支著名乐团,许多年才能看到一部高水准歌剧的日子,而这样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全球化日趋成熟的今天,全球古典音乐演出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发生着悄然的改变,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对高水准音乐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中国正逐步在这一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文化重镇为前沿的国内古典音乐演出舞台上,越来越多的音乐大师和明星艺术家来到中国,随着阿巴多、海丁克、波利尼、努奇等一批当今最优秀古典音乐家的轮番登台,以及众多国际顶尖演出团体的竞相到访,中国正在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严肃音乐产业新兴市场。

而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国内演出市场的表现再一次巩固了这一局面,并呈现出异彩纷呈、别开生面的景观。同时,国内各大演出策划机构在这一年中都表现出了极好的组织能力,一方面为优秀艺术家和创作者提供了良好的表演环境,另一方面促进了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观众消费日趋理性化,古典音乐演出票价总体保持在一个适度区间内,这些都为催生健康的高雅艺术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歌剧:量在变,质也在变

中国本土歌剧演出市场从来没有像2010年这样繁盛与多彩,这不仅表现在剧目数量的增加和艺术品质上的提升,也表现在剧目种类的多样性和体裁形式的多元化上。

2010年,国家大剧院以经典性为主线,在歌剧节期间原装进口引进了莫斯科大剧院版的《俄根·奥涅金》,该剧新颖的诠释理念虽然挑战了人们以往对该剧的认知,但仍拓展了国内歌剧观众的欣赏视野。歌剧节期间的重头戏是国家大剧院推出的威尔第的《茶花女》,比才的《卡门》,多尼采蒂的《爱之甘菊》(为该剧创作178年以来在中国的首次演出)三部西方经典剧目的全新制作版本。

邀请国际化的演出团队进行创作,采取中外歌手分组上阵的方式,同时邀请世界著名指挥家洛林·马泽尔大师统领乐队。无论是制作水平还是在音乐表现方面都显示出了自大乐团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准,更找到了一条符合国际惯例又兼具中国国情的歌剧生产模式。同时国家大剧院继续完善国际性的联合制作体制,并健全了剧院核心剧目复演

机制,不仅继2009年后再次邀请歌剧大师里奥·努奇担任歌剧《弄臣》的主唱,同时第五次复演了原创歌剧《图兰朵》,这些都为国家大剧院向国际水准的歌剧演出生产机构迈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去年秋季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塞魅丽》、《白蛇传》、《咏·别》三部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歌剧,在歌剧制作本土化和原创性方面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探索,为这一年的国内歌剧舞台增添了奇异的色彩。这些剧目的上演证明,中国作曲家、导演完全有能力在歌剧这一西方传统艺术领域中施展其艺术创造力。同时也说明一个自由宽容的创作环境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何等重要,而北京国际音乐节在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理应受到肯定。

2010年最令人难忘的歌剧演出,莫过于科隆歌剧院带来的瓦格纳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顶尖的制作,高水准的歌手阵容,使中国观众不仅领略到了国际一流水准的舞台制作,还聆听到了以加拿大男高音兰斯·雷温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演唱家的表演。该剧让我们看到,当代歌剧舞台制作已不仅仅是少数艺术家灵感与创新的释放,而需要有着坚实的制作体系作为保障,而这正是中国歌剧制作界所欠缺的。

去年年末,关于“中国大歌剧时代”来临的讨论不时在国内外媒体中出现,但中国歌剧舞台内外的有识之士仍需保持头脑清醒,毕竟无论是从历史积淀,还是从现状评估,这个所谓中国时代的梦想,尽管不是遥不可及的,但仍然和现实有着不小的距离,而中国歌剧界在2010年所作出的工作正是在缩小这种差距。

音乐会:交响乐遇冷,独奏室内乐受宠

2010年国内交响乐演出似乎不如2009年那样如火如荼,纵观全年的交响乐团演出状况,国外著名乐团来华的数量总体保持稳定,但演出的表现相对平庸,首次访华乐团的数量大幅减少,而来华乐团演出曲目重复的现象开始增多。在经历了阿巴多的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和海丁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之后,国内的音乐听众变得日趋理性和挑剔,国外知名交响乐团在国内演出市场开始部分性地遭受冷遇。面对诸如费城管弦乐团的第六次、伦敦交响乐团的第三次访华演出,国内乐迷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审美疲劳和反应冷淡。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醒国内演出策划单位,只有在对演出的曲目、指挥和乐团进行全面策划后才能获得观众的青睐和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以西安曲江音乐厅、武汉琴台音乐厅在内的地方演出单位亦开始向世界一流乐团和艺术家敞开了大门。伦敦交响乐团、英国爱乐乐团、科隆古乐合奏团、国王歌

手合唱团、维也纳爱乐室内音乐家系列音乐会开始向这些城市走去,这足以说明国内高雅音乐演出市场仍存在着一定的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爱乐乐团建团10周年的到来、中国交响乐团迎来首位外籍首席指挥、杭州爱乐乐团的首个演出季的举办、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的横空出世,以及上海交响乐团新任艺术总监上任后的首个音乐季的结束,国内交响乐团间的竞争态势正日趋明显。而国内一线乐团大体上没有摆脱依赖聘请明星乐家或指挥家提高票房路数,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指挥家在过去一年指挥的音乐会大多质量平平,只有极少数可视为例外。

在非交响乐类演出方面,几乎被国内外钢琴家的肖邦或者“泛肖邦”类音乐会所占据,拜肖邦年所赐,国家大剧院举办了纪念肖邦200周年系列音乐会,波利尼、阿什肯纳吉、傅聪、郎朗、李云迪、王羽佳等14位中外知名钢琴家轮番登场,备受瞩目。在此期间,中山音乐堂所主导的紫禁城古乐季显得难能可贵,加之北京国际音乐节对巴洛克主题的引入,随着科隆古乐合奏团、泰菲尔巴洛克合奏团、紫盛艺术合奏团相继演出,古乐演出在本年度被称为壮观。同时,国家大剧院将视野投向了平日很少被关注的打击乐领域,在这一年中邀请了包括斯图加特、慕尼黑、圣马丁在内的多支国际知名室内乐团。

由于运作成本相对较低,投入风险相对较小,国内各大演出策划机构纷纷将演出项目细分化,小而精的独奏、室内乐演出项目正在受到观众的青睐,这既是对以国家大剧院为代表的大型演出运作机构出现后的一种市场应对,同时也是对观众欣赏口味的一种平衡。

不仅重视明星艺术家,同时更重视主题策划,这也是2010年国内古典音乐会舞台上所呈现的新趋势。虽然国内高雅音乐演出市场依旧延续着以明星为主导的思路,但随着国内观众欣赏口味的逐渐提高,对演出策划者艺术鉴赏水准和创新能力的要求也随之苛刻起来,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精良策划的艺术演出策划机构所带来的演出更容易脱颖而出。

以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为例,在明星数量和演出规模与往年相比有所减少和降低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极高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与音乐节所制定的“从巴洛克到新当代”的策划主题不无关系。正是在这一主题之下,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节目策划部门巧妙地将不同门类和题材的演出进行了整合,并引领观众进行了更为新颖别致的艺术欣赏实践,同时也提供了大量供音乐专业人士借鉴的范例。